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批准号：13&ZD053）
子课题“两岸经济一体化背景与动力”阶段性成果



Evolution of World Economic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立峰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批准号：
13&ZD053）子课题“两岸经济一体化背景与动力”阶段性成果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 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汪立峰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 汪立峰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310-04622-5

I. ①世… II. ①汪…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②海
峡两岸—经济合作—研究 IV. ①F11②F1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0.875 印张 2 插页 165 千字

定价:2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深化两岸经济关系已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关于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两岸学术界的热点。

目前，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是 1978 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取得的进展。毋庸讳言，自 1949 年以后，政治上的藩篱使两岸经济基本上相互隔绝——这一状态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至 1978 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两岸经贸往来才逐渐恢复，并且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两岸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在 2008 年，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机制，并基本实现直接“三通”，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契机。2010 年 9 月 12 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向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的进程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可以说，在两岸政治议题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成为推动两岸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安排，由此也赋予了经济关系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1978 年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取得显著进展，是大陆与台湾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规律，也是比较优势原则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大陆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较为丰裕，而台湾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无疑会使两岸互惠互利。正是基于内因的作用，本书将深入探讨两岸尤其是台湾的经济形势变化，从而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寻求内在的根基。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两岸经济关系的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是大陆和台湾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是世界经济体系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两岸经济关系时，应将其置于更长的时间维度和更广的空间维度。如果上溯到 150 多年前，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萌芽之后，大陆和台湾即已被卷入这一体系。此后，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重塑与深化，台湾经济发展形成了特殊的路径依赖，即逐渐减弱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性，转而依附于美日欧等“中心经济体”。在历史上，这一路径依赖曾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但也使台湾经济隐藏着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体系和两岸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美日欧等“中心经济体”的经济遭受重创，并对台湾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使台湾过度依赖“中心经济体”的弊病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世界经济体系面临新的调整，中国大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在此形势下，积极发展同大陆的经济关系，是台湾摆脱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逻辑，本书将进一步尝试从世界经济体系变迁的角度，分析两岸经济关系转折与发展的时空背景。此外，本书还将结合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再调整以及两岸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这是本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也反映了本人近年来对两岸问题的若干思考。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13&ZD053）子课题“两岸经济一体化背景与动力”的阶段性成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项目首席专家、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小衡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当然，本人文责自负。

由于两岸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并受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加上本人水平有限，本书的研究仅为一管之见，恳请读者朋友能不吝批评指正。

汪立峰

2014 年 1 月于北京

目 录

上 篇	1
第一章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	3
第一节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	3
第二节 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形成	7
第三节 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风险	9
第二章 台湾经济的转型与困境	12
第一节 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型	12
第二节 台湾收入差距的 Shapley 分解	34
第三章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台湾经济	48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前台湾经济的特征	48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50
第三节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	58
第四章 世界经济体系再调整、台湾经济发展路径解锁 与两岸经济关系转折	72
第一节 大陆经济发展概况	72
第二节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体系的再调整	77
第三节 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解锁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 历史逻辑	83
下 篇	87
第五章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阶段特征	89
第一节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概况	89
第二节 两岸贸易往来	90
第三节 两岸投资合作	93

第六章 两岸经济合作	95
第一节 两岸经济合作的内涵	95
第二节 两岸经济合作的经济利益	98
第三节 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	107
第七章 经济服务化与两岸服务业合作	113
第一节 服务业与经济服务化的内涵	113
第二节 台湾服务业发展前景的 SWOT 分析	118
第三节 两岸服务业合作	133
第八章 ECFA 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139
第一节 ECFA 的基本内容	139
第二节 ECFA 对两岸经济的影响	140
第三节 ECFA 实施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前瞻	147
第四节 促进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建议	153
附录 大陆需求增长对台湾出口增长的影响 ——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分析	158

上 篇

第一章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萌芽，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体系。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史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至今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台湾已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呈现特殊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但也给台湾经济带来潜在的风险。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这一路径已处于“锁定”状态，除非被施以某种强制性的力量，否则无法解除。也就是说，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惯性，使得台湾无法轻易地在本次世界经济体系调整中取得突破。

第一节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

世界经济体系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各地区在各个经济领域中，以一定的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①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包括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生产体系、国际经济决策与协调机制，它们反映了各国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① 李琮，世界经济大辞典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11 页。

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迁过程

从18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出现萌芽开始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体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萌芽阶段。世界经济体系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开始产生萌芽。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并推动社会分工超越国家的界限向国际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这些国家也由于分工而相互联系,并初步具备世界性经济体系的特征。(2)形成阶段。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20世纪初结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自然科学同工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交通与通讯的发展,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大,资本输出的迅速增长,使各国经济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经济链条上的一个环节”^①,并使世界经济体系得以最终形成。(3)重塑阶段。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体系进入重塑阶段。战败的德意日以及遭受战争重创的英法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下降,美国则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开始占据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贸易体系方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为战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国际经济决策与协调方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经济组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此制定国际经济规则。(4)深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欧与日本经济的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由美国单极主导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发展迅速,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此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始崭露头角。尽快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世界经济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世界经济体系仍呈现出鲜明的“中心——外围”特征,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是技术创新、产业引领、规划制定、资源配置和全球治理中心”,而发

^① 李琼.世界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11页.

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处于外围地位,“充当资源来源地、市场倾销地和加工制造者角色”。^①

二、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台湾经济发展的轨迹

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前夕,台湾经济一直作为中国经济的构成部分而存在。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发展极其缓慢,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台湾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其生产结构表现为:米、糖等农产品生产充足,手工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这决定了台湾与大陆产业分工体系体现为:台湾向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输出农产品,大陆则向台湾输出日常用品。可见,当时台湾作为一个农业区与大陆形成社会分工,属于依赖大陆的半开放型的经济。^②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世界经济体系开始萌芽起,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即被破坏,并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为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争夺原材料供应地,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等亚非拉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1858年《天津条约》将台湾(安平)、淡水开辟为通商口岸,这使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台湾与西方列强的贸易活动显著增多,开始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台湾主要向西方输出糖、茶、樟脑等原料,并从西方输入鸦片、纺织品、金属和日用杂货。另一方面,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活动逐渐减少,并开始脱离与大陆的分工体系。由于大陆地区输入了大量由外国商人从东南亚地区运来的洋米,因而台湾对大陆的稻米输出不断减少,甚至基本绝迹。与此同时,台湾以往依靠从大陆输入的土布、土货等日用品,也被西方的洋布、洋货所代替。结果,台湾与大陆以往的分工体系遭到破坏,“台湾的进出口由完全依赖大陆,转变为基本上依赖国外”^③。虽然台湾仍处于清政府统治之下,但就经

① 王跃生. 论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3 (4): 96. 王跃生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心——外围结构”的概念。

② 黄福才. 试论清初台湾封建经济的特征 [M]. 清代台湾史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6年, 第235页、248页。

③ 陈孔立. 简明台湾史 [M]. 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8年, 第124页。

济角度而言,台湾已开始出现脱离中国经济区的趋势,转而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从地位来看,台湾在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处于该体系的“外围”,并依附于处于“中心”地位的列强。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台湾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经济体”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依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只是其依附对象由列强各国变为日本。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经济模式下,台湾地区主要向日本输出粗糖、稻米等农产品,成为日本的粮食生产基地,并从日本输入肥料、纺织品、烟草等工业产品和日用品。进入二战期间,世界经济体系遭到战争的破坏,日本虽然在台湾发展了一些军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但完全是为了服从日本的战争需要。

在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塑阶段,中国台湾虽仍处于体系的“外围”,但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一是台湾地区的依附对象由日本变为美国。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塑和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推动台湾经济逐渐走向依附美国的道路。在光复初期,台湾地区和日本之间的分工体系和贸易往来暂时仍得以维持,但由于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扶植以及“美援”作用的发挥,中国台湾与美国的经济日益密切。1952年台湾地区对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52.6%,但到了1970年已降至14.6%。相反,台湾地区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由1952年的3.5%发展到1970年的38.1%。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高。由于台湾地区先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台湾的工业化进展顺利,其工业品在全球市场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农产品和农业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22.1%和69.8%,下降至1970年的8.6%和12.8%。而工业品的出口比重则由1952年的8.1%上升至1970年的78.6%。^①

在世界经济体系进入多极化时代,台湾地区对美国的高度依附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4年,台湾地区对美国的出口占其

^① 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12, 第223页。

出口总额的 48.8%，达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台湾地区对美国的出口比重逐渐下降，到 2008 年仅为 12.0%，显示台湾地区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已经大为减弱，但总体来说，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仍是台湾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依附对象。

表 1.1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与台湾经济发展路径

世界经济体系变迁			中国台湾经济发展路径		
阶段划分	特征		依附对象	与中心国家的循环关系	
萌芽阶段	形成 “中心 经济体” 和“外围 经济体” 循环的 结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亚非拉地区	英、美、日、法等	处于外围地位，成为中心国家的原材料、初级产品来源地，以及商品倾销地	输出糖、茶、樟脑等原料；输入纺织品、金属和日用杂货
形成阶段		世界贸易扩大，资本输出增长	日		“工业日本，农业台湾”
重塑阶段		以美国为主导	美		工业品的出口比重上升；生产技术、设备依赖中心国家
深化阶段		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美、欧、日		扩大技术型产品出口

第二节 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形成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① 对历史的分析表明，自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后，台湾经济打破了依存于大陆的传统状态，沿着一条新的特殊路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大辞典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88 页。

发展,即高度依附于欧美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经济体”。由于从这一新的路径中获得了正的经济利益,因而存在维系并强化这一路径的动力,从而使得台湾经济在1858~2008年的150年间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

1. 自然条件的诱因。从自然资源来看,作为海洋岛屿,台湾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除了水力、森林、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外,其他资源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矿产十分有限。台湾只有同外部进行经济交往与联系,接受先进经济体和文化的冲击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困境,因此台湾在先天上具有依附其他经济体的必然因素。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地处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东临太平洋,东北接琉球群岛,南接巴士海峡,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台湾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使得在东亚地区进行经济活动(包括经济掠夺以及正常的经济交往)的中心国家会优先考虑将台湾地区作为交往对象,同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有利于台湾主动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经济上的联系。

2. 初始状态的产生。初始状态是指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在产生初期所处的状态。在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初始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整个路径的起点和基础,决定了后续路径的走向和特征。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初始状态产生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萌芽阶段。在“中心经济体”侵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后,大陆地区输入了大量由外国商人从东南亚地区运来的洋米,因而台湾对大陆的稻米输出不断减少,甚至基本绝迹,而台湾以往依靠从大陆输入的土布、土货等日用品,也被西方的洋布、洋货所代替。这样,从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伊始,台湾地区就处于对“中心经济体”的依附状态。

3. 经济利益的存在。当台湾经济发展进入依存于“中心经济体”的初始状态之后,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否,成为初始状态能否延续并产生惯性,进而形成路径依赖的关键性条件。如果经济利益为负,那么台湾经济就会改变初始状态,沿着其他的路径发展。如果经济利益为正,台湾经济就获得了延续初始状态的动力。“中心经济体”的侵入,一方面使台湾成为列强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使台湾原有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推动台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并为台湾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准备了条件。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台湾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此外,

“台湾近代的民族商业资本，在外贸发展的刺激下，也有一些发展。”^①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地区成为全球在二战后仅有的两个从低收入水平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之一。^②可见，台湾通过依存于“中心经济体”而获得了正的经济利益，因而具有延续这一初始状态的动力。

4. 自我强化的机制。在进入依存于“中心经济体”的初始状态之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如产业分工、生产结构等）主要围绕“中心经济体”而展开。由于经济利益的存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其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推进。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本身来看，在初始状态产生时，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原有生产与分工结构的被迫改变，台湾会付出较大的成本，但是随着初始状态的演进，延续这种状态所付出的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因而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另一方面，从协同角度来看，通过适应这种初始状态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将产生协同效应，而且会“导致其他正式规则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③例如，为适应欧美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台湾的企业在长期出口中会积累形成针对欧美市场的特定技术手段、生产标准、设计理念、营销渠道等规则。这些组织和规则一旦选定或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自我强化机制的存在，使得台湾依存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经济体”的路径选择具有惯性，从而在1858~2008年的历史区间内形成了对这一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

第三节 台湾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风险

自1858年以来，台湾地区沿着自身经济发展的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一路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一、始终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无法跻身于中心

在依存于“中心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路径中，台湾实现了从农业社

① 田珏. 台湾史纲要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② 林毅夫.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M]. 北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简报》2013年，第42期。

③ 程恩富，胡乐明. 新制度经济学 [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总体而言,台湾仍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中心地位。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台湾难以摆脱处于外围的地位。在长期的路径依赖下,台湾与“中心经济体”仍处于垂直分工状态,经济总量、研发水平、产品国际竞争力等与“中心经济体”仍存在较大差距;其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参与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这就决定了台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能发挥重大的国际性作用,也不可能进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决策圈。最后,地理位置的差异,使得台湾不可能参与西方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协调机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经济体”为稳定与协调自身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协调机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G7等,但这些组织和机制只对区域内的经济体开放。在地理位置上远离这些“中心经济体”的台湾地区,自然无法加入。

二、台湾的经济发展以中心经济体的经济稳定为前提

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循环结构下,台湾作为外围经济体,与中心经济体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难以分割的有机系统。系统内各个部分和环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中心经济体”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系统的主干,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一旦“中心经济体”的经济运行环境和条件发生微小的变化,那么台湾与“中心经济体”的经济联结系统将会发生长期且显著的连锁反应,而且这一反应将通过系统内的一系列传导机制对台湾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所谓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①。蝴蝶效应的杠杆放大机制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如果“中心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保持稳定,那么台湾将处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可以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心经济体”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台湾积极推行出口扩张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另一方面,如果“中心经济体”的

^① 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曾形容:“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